

人间烟火

娘吃上了“国家粮”

□张叶君

阳春时节,听说75岁的老娘吃上了“国家粮”,我便回村一探究竟。大场镇河西村厂房林立,村庄街道干净整洁,到处花红柳绿、风光旖旎。最让人难忘的还是乡亲们脸上洋溢着自信笑容。

临近中午,胜水河西村的助老食堂内,人声鼎沸、饭香四溢。胜水四村的老人们都来这儿吃饭。饭菜荤素搭配、营养兼备、好吃易消化,符合老人的胃口。

娘回老家快十年了,她总说回村里住自在、舒服。平时吃饭,娘总是凑合,自从有了助老食堂,她的午饭就有了着落。饭菜一天一个花样,比自己做得都可口,还省时省力。吃饭时,老伙计们还可以聚在一起聊天谈心,好生惬意!因为有市里、区里和镇里给予的三级助老补助,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花1元钱即可享受餐费标准为9元的助老餐。热乎的饭菜不仅暖了乡亲们的胃,更暖了老百姓的心。

近几年,村里先后开展了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使得村居环境明亮整洁、大为改善。村里还组建了秧歌队,逢年过节会组织排演节目,让村民们热闹一下。镇里和村里的爱心志愿者也时常进村献爱心。穿越四季的爱,让百姓的心里亮堂堂的。

娘喜欢喝茶,为的是消除疲劳,好忙活新一天的生计。但她常喝的是散碎的茶叶末和茶叶梗,只有过年过节或家里来客时,才舍得泡上壶成包的猴王茶。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两个姐姐和外甥女时常捎来各种茶叶,但娘似乎又对茶不大感兴趣了。娘有哮喘病,常年吃药,她一本正经地说:“恁张叔说了,吃药时不要喝茶,影响药效。”张叔最早干赤脚医生,后来乡村医疗改革,镇上打造了胜水村社区卫生室,他成了卫生室的大夫。谁家有个头

痛脑热,不用出远门,在村里就能看上病、拿上药,还给报销,花不了几个钱。卫生室还给村民建了健康档案,每年免费为大家体检。对像娘这样的慢性病患者,张叔还会时常到家里来看望,指导规范用药。我说娘咋知道这么多,原来都是从张叔那儿学的,现在张叔说话比我都好使。

老有颐养,老有所乐。娘说,如今庄户地里种粮有补贴,年龄大了有补助,助老大食堂管吃饭,医疗保险管看病……有吃有喝,没事听听小曲、遛遛弯,真恣儿!在泥土地里忙碌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吃上了“国家粮”。“要好好活,快乐地活!”娘笑着说。

吃上“国家粮”的娘又一次泡上了茶,和老伙计们围坐在炕头热烈地聊着天。茶香四溢,韵味不同,感触千秋。窗外,蓝天碧顷,樱花含羞,生机盎然。吃上“国家粮”的娘说,春来了。

朝花夕拾

春日白马河

□王世俊

温暖的海风沿入海口徐徐北上,沉睡了一冬的白马河“阳和启蛰,品物皆春”。择一丽日,我以骑行的方式饱览白马河春光。

清晨,我从上游出发。白马河在此吸纳了来自铁嶺山、茶沟一带的众多山溪,偌大的河谷袅袅散发着雾气。放眼望去,田野阡陌纵横,村庄屋舍俨然,民居白墙红瓦,溪流绕村而下。村庄之间是碧绿的麦田,看不见小路,看不见田埂,间或有油菜花田点缀,金灿灿的。

临河散落着几处果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桃花,“白锦无纹香烂漫”的梨花,“春色满园关不住”的杏花,“红紫夺夏萼,芬芳掩春蕙”的苹果花……一园一色,成行成排,把河谷装点得如诗如画,分外妖娆。

河两岸,杨树炫耀着轻盈的新枝嫩叶,像一只只欲飞的小鸟,黄绿未匀的柳条随风翩翩起舞。河边小草葳蕤成阵,

地下小虫子们喜洋洋地探出头来。林间鸟儿极多,麻雀叽叽喳喳,结伴而起、结伴而落。孤独的燕子轻快地飞到铁嶺山,又飞回白马河。有一两只白鹭在田间盘旋,它们大概是从王维的诗里飞出来的吧。

河水清冽澄碧,可见河底那五彩斑斓的砂粒和鹅卵石。河水借黄鹂的“金嗓子”边走边唱,汨汨、潺潺、哗哗地流向远处。在河汊积水处,水蜘蛛随一池春水欢快地匍匐跳跃。沙滩或续或断,平整整、软绵绵,走在上面,脚底酥软。

忽有两位村妇从远处麦田里悠悠走来,寻得一处河流浅滩处蹲下,边淘洗荠菜,边聊悄悄话。跟在身旁的幼童拨弄着柔软的柳条,时断时续的柳笛声将春风丽日里的河谷衬托得格外宁静。

沐浴着春阳,漫步于清宁祥和的河谷,仿佛置身一幅巨大的水彩画里:“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小园几许,收尽春光。有桃花红,李花白,菜花黄。”

“河水清且涟漪”,摇曳曳,从容潺湲,犹如一支出嫁的唢呐,踩着宫商角徵羽,把两岸的景物唱得斑斓绚丽、一派温情。三五成群的鱼儿在岸边的青苔、水草间闪电般追逐嬉戏。憋了一冬的群鸭,一会儿扑闪着翅膀嘎嘎叫着,一会儿在蒲苇丛中专注地觅食,虽噙一嘴青泥,却乐此不疲。

微风在耳畔吹过,嗅着野花的芳香,看着河面上频频点水的蜻蜓,听着河水在石墩处发出的哗哗声和远处拖拉机耕作的“突突”声,在这宁静空旷的河谷里,我真想化作一只小鸟飞翔在河的上空,俯瞰这大好河川的丽日春光。

继续沿河骑行,两岸的柳条在春风里尽情舞动,各种花香掺杂着新鲜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清清的河水,变换着各种姿态,欢快地奔向入海口。不禁回望:晚霞映云,炊烟袅袅,鸣禽归巢,河雾渐起。

春日白马河:天香溢野,万物向荣。

凡人脸谱

邵师傅

□丁庆伟

邵师傅,虽名不见经传,在镇上,却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不管你身世何等煊赫,头颅何等高昂,身躯何等挺拔,只要坐在他的工作椅上,都要向他低头弯腰。你一定要问,这人究竟有何德何能?无他,仅靠一把推剪而已。

邵师傅的理发屋蜷缩在两处大屋的中间,只有一扇木门、一扇钢窗。门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块表面涂有白漆的小木板。年岁一长,不少漆已斑驳脱落,露出木质本色,只有黑漆“理发”二字依然醒目。屋内的陈设十分简单,一把生铁铸造的老式理发椅,对面墙上是一面明亮的大镜子,镜子下方有一块横放着的木板,上面摆放着理发工具。木板下吊着一条状如搓澡巾一样的牛皮带子,这是邵师傅用来磨刮刀的。北墙外摆放着两张长椅,上面堆放着《参考消息》《青年文摘》等报刊杂志,以备等候的客人打发无聊时间。

常来的人都习惯了邵师傅的节奏,

慢慢享受着等待中的小憩。我最惬意于刮脸环节,相信来这里的人都有同感。随着“来,躺下”,邵师傅转动发椅后背转轴,你会应声舒适地躺下,双眼微闭,在稍稍担心中享受着理发环节里最舒服的时刻。

邵师傅会先用圆头毛刷沾满肥皂水,轻轻地涂擦在顾客的额头、两颊、嘴巴周围。对胡须稠密者,他会用热水浸湿毛巾,覆盖在嘴巴上,让胡须变软,方便操作。然后三指捏住刮刀,指节、手腕、臂膀一齐发力,由额头入刀,依次经过眼皮、鼻梁、两鬓、嘴巴、耳廓、耳道口,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当刮刀走到眼皮时,你能从刀子行进中,感受到邵师傅的沉稳、自信与谨慎,在刀尖上跳舞的恐惧感也就渐渐消退。刮完耳廓边沿,就到了最激动人心的刮耳道口时刻——刮刀尖在耳道口旋转一周,只听“吱”的一声,那声音像锋利的镰刀遇到挺拔新鲜的麦秸发出的声音,特别清晰。

你那紧张的心顿时松弛,同时立刻感到耳聪目明了。

“走好,再来。”

“下一个,来。”

没有过多的言语,没有过多的热情,这就是邵师傅。

按理说,理发屋如同酒馆饭馆,是一个三教九流聚在一起讨论八卦之地。可邵师傅却是“另类”,他既不去探听邻里间的鸡毛蒜皮,也不会好奇社会上的奇闻轶事,更不会充当“小广播”,播报人人乐道的花边新闻。在这里,屋内飘荡着风清气正的推剪声,留下的是一地的头发渣,送给你的是身轻松和舒畅。

离开乡镇后,每次理发,我都会有一份期盼、一份失落、一份漠然——我思念邵师傅和他的手艺。

多年来,邵师傅专心精耕于小小的理发屋,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也没有刻意地装饰,为何人们会念念不忘?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或许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吧。

琅琊放歌

时令的告白书

□徐依凡

是一个时令把萌动大白于枝头把那些小心机灌注于蓬勃的血脉然后明目张胆地把余生的期许埋伏在春的细雨中强忍着疯狂的冲动

把生命的乳液渗入绿色通道疏通柔嫩的腰肢当厚重的土层被缓缓推开纯澈灵动的双眸不断敲击着强壮的胸膛

因为春的这场雨有些蓄谋已久的心事被瞧见你一滴我一片的声响撞击涌动的绿波深浅交错的年轮开始缠绕越来越近在春雨来临时紧攥雨滴种下一地相思

旷野里的树

□独舞风铃

春夏,与花草共舞秋冬,同霜雪齐白旷野里的我们从缺少动感的诗骨

白天,尽情张开臂膀用手掌接住一寸寸阳光夜晚,静聆虫蛙合唱任月光在枝头缓缓流淌肆意醉饮无边风月一梦到天亮

植根广阔的土壤汲取丰富的营养胸中便会长出仁爱无量随时准备着,被需要时倾囊

白玉兰

□殷翠丽

想为她绘一个肃静的春天无奈东风已吹红三月樱花、梅花、海棠花闹热了单薄的身躯她独自端庄沉静了追光的眼睛

站在花下想做这样的梦人间的醉意已装满大地的杯盏她高举了几杯并一直高举着却不曾为谁醉过一回

路过的白云就不要走了和她对视久了就会发现你苦苦追寻的情节在她眼里都有答案

《逸文》由本报编辑部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

